

“文学淮军”
征文 第十季

五月再见
六月你好

岳慧杰



夏天的雨

徐满元



时间,就像一个贪玩的孩子。他刚刚坐在地上,在五月的房间玩得累了倦了,然后就迫不及待地站起来,跌跌撞撞地跑过去,用小手轻轻推开了六月的大门。眼神中,满是无尽的欢喜和惊奇。

五月,就像一条彩色的丝带。它一端连着暮春的花事阑珊,另一端则又牵着初夏的温柔缱绻。那些开了整季的蔷薇,在五月的尾巴上垂下粉白的花帘,花瓣簌簌落在青石板上,像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;梧桐叶在风里轻轻摇晃,把斑驳的光影洒向人间,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五月将春的余韵与夏的气息巧妙地融合,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,迎接六月的到来。

六月是欢喜的。六月的第一天就是“国际儿童节”,多么想再做一回孩子啊。小时候我们真傻,总盼着长大。而今,看着孩子们在草地上追逐打闹,手中的气球飘得老高老高,好生羡慕。好在有“六一”,我们可以正大光明的混进儿童中去,痛痛快快地,哪怕只做一天的小孩也好。正像有句话所说“愿我们历尽千帆,归来,仍是少年。”

六月是湿润的。进入六月,夏的气息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浓,随时都有可能来一场倾盆大雨。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,但见:乌云翻滚着聚拢,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,紧接着,豆大的雨点砸落下来,敲打着屋顶、树叶和行人的伞面。雨水顺着屋檐成串地滴落,在地面上溅起朵朵水花,瞬间将世界冲刷得焕然一新。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,带着青草与花朵混合的香气,深吸一口,满心都是清

相较于春雨的淅淅沥沥,秋雨的缠缠绵绵,冬雨的稀稀拉拉、畏畏缩缩、躲躲闪闪,夏天的雨则大大咧咧,说来就来,说去就去,从不拖泥带水、婆婆妈妈、扭扭捏捏。

夏天的雨,来之前喜欢把相关信息写在云朵的传单上,然后让风将其撒向预定降落区域。往往是传单摞得越厚越多,风撒得越起劲,雨也就下得越大越久。若还嫌阵势不够,夏天的雨还会化身为一只铺天盖地的大鸟,拍打着闪电与雷鸣的双翼,以暴雨倾盆的特有方式,充分展现自己向来痛快淋漓的本性。夏天的雨,看在眼里,喜在心里,成就感不言而喻。遗憾的是,夏天的雨,也有因一时兴起,忘了时间长度、下泄强度、冲击力度等要素,从而马失前蹄,甚至一失足成千古恨,给降雨区域和河流流域内造成大小不一的洪涝灾害,尤其是引发泥石流、山体滑坡等重大地质灾害,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好在夏天的雨,总能在天空的善意提醒下,及时改邪归正,并联袂日月,用白云的橡皮擦,将自己粗心大意酿下的灾祸一一拭去,并积极配合受灾者,争取早日让痛感十足的伤口完好愈合。

夏天的雨,也是浪漫的热爱者与制造者。如雨后给你架一座连接现实与遐想的彩虹桥,令人流连忘返。还常常给你来一个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,叫你顿感“道是无晴却有晴”。都说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美得让人眼前一亮,可我觉得夏雨中的荷塘才显诗情画意——那雨点与荷叶的窃窃私语,那雨丝与荷

凉与舒畅。池塘里的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水珠,青蛙藏在荷叶间欢快地鸣唱,仿佛在庆祝这场酣畅淋漓的夏雨。

六月是甜蜜的。莫说早已上市的西瓜、桃子,就是早熟的葡萄品种,也开始陆续上市了。六月,刚刚经历了麦收的忙碌,可以吹着空调、吃着西瓜,躺在摇椅上享受优哉游哉的静谧时光。切开鲜红多汁的西瓜,轻轻咬上一口,清甜的汁水在口中四溢,瞬间就驱散了夏日的燥热;随手摘下一颗葡萄丢入口中,酸中带甜,甜中裹酸,亦如我们的人生,在这样的六月里,似乎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甜蜜的味道,让人心醉与神迷。

村上春树说,“不必太纠结于当下,也不必太忧虑未来。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,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”。的确,每一程山水有每一程山水的风景,每一段时光也自有每一段时光的特色。五月有它的温婉多情,六月有它的热烈奔放。我们无法挽留逝去的五月,却能以饱满的热情拥抱崭新的六月。不必为过去的遗憾而懊悔,也不必为未来的未知而担忧,只需珍惜当下,用心感受六月的每一缕阳光、每一场细雨、每一份甜蜜。

“五月再见,六月你好!”时间的珍贵正在于它的必然流逝。它从不会为谁而做刻意的停留,它也不会偏心多给谁一分一秒,它是世间最公平的法官。让我们带着对五月的眷恋,怀揣着希望与憧憬,走进六月,去书写属于自己的夏日篇章,在时光的长河里,留下独特而绚丽的色彩。

花的甜蜜亲吻,那雨滴与游鱼在水面的嬉戏追逐……而雨后荷花更像是出浴的美人,纯洁得一尘不染、高贵得衣香鬓影、优雅得温婉可人、端庄得眉目清秀……整个荷塘瞬间变成走秀的T型台,令人目不暇接。

夏天的雨,不但浇灌了田地庄稼、山川草木,还浇灌出了众多古诗词的文明之花。“僧舍清凉竹树新,初经一雨洗诸尘。微风忽起吹莲叶,青玉盘中泻水银。”(唐·施肩吾《夏雨后题青荷兰若》);“江林入夏多雷雨,晓作狂霖晚又晴。波浪不知深几许,南湖今与北湖平。”(唐·韦庄《暴雨》);“窗间梅熟落蒂,墙下笋成出林。连雨不知春去,一晴方觉夏深。”(宋·范成大《喜晴》);“头上云俱黑,一片雨浪浪。惨澹隐高树,霏微迷绿杨。泠泠添润水,点点落檐樑。山流翠,郊虚草自香。”(宋·张玉孀《咏夏雨》);“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。卷地风来忽吹散,望湖楼下水如天。”(宋·苏轼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》);“水窗低傍画栏开,枕簟萧疏玉漏催。一夜雨声凉到梦,万荷叶上送秋来。”(清·陈文述《夏日杂诗》)……灿若星辰,俯拾即是。

有关夏雨的古诗词如同夏天的雨点一样多,它们汇聚成江河湖海,成为泱泱大国璀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正因如此,从某种意义上说,夏天的雨既有自然属性,又有社会属性。夏天的雨正是凭借这样一双强劲的翅膀,飞越时空,自古及今,行稳致远,成为一道永恒而又靓丽的风景。



麦香里的端午时光

王来勇

记忆深处,麦收总是与“芒种”时节紧密相连。大人们那句“芒种忙,乱打场”,廖廖数字,便将夏收的忙碌与紧迫展露无遗,也在我儿时的心田,刻下了关于这个季节最为深刻的烙印。

记事后的那个麦收时节,仿佛被时光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。天刚蒙蒙亮,母亲就轻轻唤醒我,睡眼惺忪的我跟着她出了门。大塘沿北侧的两亩自留地,在晨曦中静候着我们。那块地是南北走向,像一条绿色的丝带,承载着一家人的期盼。分田到户后,它依然留在我家,成了我们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晨光中,母亲弯腰挥动镰刀的身影,是我记忆里最美的画面。她动作娴熟,沙沙声中,麦子整齐地倒下。我在一旁笨拙地学着,不一会儿,手上就被麦芒扎出了细小的伤口,隐隐作痛。可母亲顾不上这些,只是偶尔直起腰,擦一把额头的汗水,又继续投入到紧张的收割中。

一早上的忙碌,我们才收割了不到半亩地。那时的收割,远比现在艰难得多。父亲和两个哥哥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家里的自留地就全靠我和母亲。收割下来的麦子,要捆得整整齐齐。母亲教我把麦子码放好,然后用麦秸仔细地捆绑,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对粮食的珍视。脱粒更是辛苦,没有机器,只能靠手工摔打,一穗一穗地将麦粒分离出来。而那些麦秆,也舍不得浪费,编织成草帽,遮阳挡雨;或是铺在屋顶,为我们遮风避雨。每一根麦秆,都在发挥着它最大的价值。

如今,站在田间地头,看着现代化的收割机在麦浪中穿梭,金黄的麦粒如瀑布般倾泻而下,心中满是感慨。曾经需要全家老小忙活许久的夏收,现在短短几个小时就能完成。科技的发展,让农耕变得如此高效便捷,也让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。

端午至,粽香与麦香交织。回望过去,那些在麦地里挥洒汗水的日子,虽然辛苦,却充满了温情与希望。而如今的幸福生活,更让我感叹新时代的伟大。

正是时代的进步,让我们告别了过去的艰辛,迎来了更加美好的明天。麦香里的端午,承载着过去的回忆,也寄托着对未来的憧憬,在岁月的长河中,散发着永恒的芬芳。